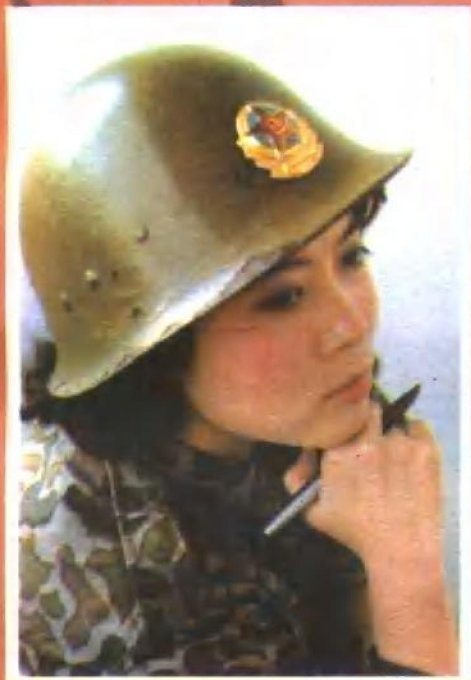


247.5
304

少女眼中的战争

庞天舒



少女眼中的战争

作者：庞天舒

责任编辑：潘宪立

责任校对：华 沙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遵化人民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57千

印张：7.75 插页：2

版次：1989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246-2/I·245

定价：2.9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代 序

——丁玲写给作者的信

天 舒：

早想给你这个小姑娘写封信。我看过你的作品，看过你十五、六岁出的短篇集，最近又看了你从前线归来写的两个中篇，写得很好。

你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，二十岁，多么令人喜爱和羡慕的年龄。你年轻、纯真，作品纯净而深沉，这是难得的。年龄小，涉世未深，如何理解社会、人生？如何理解生活的底蕴？好了，你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主动要求上前线，钻了猫耳洞，听了炮声，与战士们接触，同指挥员恳谈，在同龄人墓前思索，这又是难得的。

你在作品中写了不少人物，我以为写历经磨难的人的情感，就不能忽视他性格中深沉的东西。社会是复杂的，人也是复杂的，你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才生活了二十年，有许多情感，你没有经历过，这或多或少都会成为你写作的障碍，我

相信随着你体验人生的继续深入，这些都会逐渐成熟的，无论是作品还是你本人。

你是一九六四年出生的吧，和我整整差一个花甲年。我是真心地喜欢你。上次你同我讲了前线，讲了八十年代的军人，我很高兴，希望你再来讲讲前线见闻，要知道我也曾经是个兵呢！

丁 玲

一九八五年十月

目 录

代 序

——丁玲写给作者的信.....1

秋天总有落叶.....1

谁热切地怀恋过96

祝一路平安.....179

在同龄人墓前

——代后记.....238

秋天总有落叶

—

他站在病房前，抱着双臂，眼睛死死地盯着一团团渐渐被夜色融没的橙红色晚霞，面部肌肉像拧上了发条似的绷得紧紧的。

天完全黑了，最后一抹霞光被黑夜吞没了，不，仍有一团，一团金红色的云霞不愿离去。它在黑暗的天宇里显得格外耀眼，它慢慢地翻动着，像一只受伤的大鸟在竭力挣扎，血由伤口里流出来，越流越多，染红了自己的羽毛，染红了周围的云雾，最后染红了整个西边的天空。他转身猛地拉开病室的门。室内五个伤员连同一个护士一起惊愕地抬起头。

“喂，小伙子们，咱们的火箭炮又响了！打起精神来吧，都怎么啦？”

伤员们重又没精打采地垂下头。十五瓦的小灯发着幽幽的光。狭窄低矮的房子里飘着外科病室特有的气味，酒精与血腥混合的气味。也许，就是他自己的气味。他，现在的他，李华平，已不是那个三十五岁的英气勃勃的团长了。宽大的蓝白条休养服罩在身上使他看上去疲惫不堪，伤口时时的剧痛折磨得他连续几夜的失眠，面皮搞得发黑粗糙，而且还有一把大胡子，甚至连威严，他的团长的威严也少了几分。也许，医院里本没有什么团长、士兵，都是一样负了伤，一样流血、呻吟。前天抬来的四川兵张小来，每到夜里就要不停地哭喊。他腹部受了伤，翻不了身。小护士依丽吃力地挪动他的身体。“疼！”张小来叫道。

“忍耐一下儿，否则会生褥疮。”

“让我来对付他吧。”李华平自告奋勇地走上前，伸出两只强壮的手臂，轻而易举地就把张小来抱起，却逗趣地说：“真重啊，小胖子。”

不料，张小来劈头砸过来一句：“笨蛋！我才九十多斤嘛。”

而今天来的小赵连看也不看他一眼。他谁也没看，只是朝自己左大腿以下空荡荡的地方瞥了一眼，就倒下一声不吭了。这会儿，依丽正坐在他床边，以傣家姑娘特有的温柔轻声劝慰他。

“阿哥，一切都会好的……”

“根本不会！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！”小赵撕心裂肺地哭起来，“我恨死你们了，为什么锯掉我的腿？干脆让我死吧！我的枪！我的枪！”依丽愣愣地坐着，听凭小赵雨点般

的拳头落在她身上。

一只大手从后面握住他的拳头，同时塞过来一支“五四”式手枪：“死吧，没人拦你。”李华平冷冷地望着他。

“不！团长！”依丽惊恐地尖叫一声，扑过去。李华平一把抓住她的肩头：“由他去！”小赵两眼僵直地看着手枪。人们屏住了呼吸，注视着这一幕，包括他，李华平，也紧张地……不，他是信任他的士兵的。

小赵终于无力地垂下胳膊，叫了声“妈妈”，便孩子似地哭起来。

李华平拿回手枪，温和地笑了：“这么说，还是活着好，只不过受点罪。”他扳过小赵的头，又严厉地说，“活下去，像个男人！”小赵仍在抽泣着，但不多时就睡着了。

他走到室外，继续凝视西边远天那团经久不散的云霞。哦！好美好熟悉啊！这是他的战神。不久前他正主宰着它。那时的李华平可真够威风的，尽管他的指挥所设在山顶那个直不起腰的防炮洞里，他那件好长时间没换洗的衬衫上溅满泥污和血迹，他仍像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似的，脸上挂着嘲弄的神情，俯身看着墙上的作战地图，烛火跳动着照着他刚毅的面孔。他手中的红蓝铅笔往地图的某一处一点，那个地方的山准会轰鸣着、摇荡着，仿佛翻了个个儿。于是，送话器里传来他的营长们兴奋得嘶哑的声音：“六个基数！打得痛快！”

后来，他竟单枪匹马地去到刚夺下的高地上看地形，在炮弹爆炸的尘烟中，他感到腰部像被谁用热水泼了一下，起先还能跑几步，再后就一动也动不得了。他是脸朝下趴在担

架上给抬到卫生队的。医生拍拍他的脑袋：“我该祝贺你呀，小伙子！弹片差一点就碰到腰椎。有福气的小子。”李华平扭头朝他挤挤眼，医生一愣：“是……团长？”

“可不是，也有倒霉的时候。”他就这样被送到距前线几十公里的野战医院，并在这里躺了一个月。一个月！他的身子都躺软了，他几乎怀疑自己曾是一千多人的指挥官，也曾黑着脸训人。刚才，他向小赵一吼，倒真的记起了那一切。他，是属于那里的，他的强壮的血肉之躯生来就是用在战场上，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。

“依丽！”他忽然厉声喊道。

护士依丽不知何时来到外面，正以敬畏崇拜的目光注视着他。她走到他身旁，怯生生地问：“您不舒服？”

“很不舒服。我说依丽，今晚你是值班护士？”

“是呵。”

“那么，就请你帮帮我，你一定能帮的。”他看看红着脸，不知所措的小护士，神秘地眨眨眼睛，压低了声音，“咱们来订个攻守同盟好吗？我现在回屋装作睡觉，熄灯后，你帮我在路上拦辆车……”

“您想跑？想从这儿跑出去？”

“有什么不可以？院长问起你，就说，打了个瞌睡，人就不见了。”

“您以为，院长会允许值班护士打瞌睡？我不能帮您嘛，您在异想天开。”依丽倔强地说。

“看着，小丫头！”他几乎是粗暴而且不耐烦地说，“这儿有三个高机弹壳，你可以拿去求一位小伙子帮你做个笔筒

之类的小玩意。”

“我不是孩子了。”

“对，已经长大了，可还喜欢洋娃娃。听着，依丽，熄灯了，我们得赶快行动。”

“您的伤……”小护士似乎被他瞬间复苏的团长威严吓住了，“明天，咱们院要来一位北京的女医生，听说还是硕士呢，您最好让她看看。”

“我还是去看看猫耳洞吧，搞外科的女人都不会笑，更何况是位厉害的老太婆！”

“您太骄傲了，难道就您可以在三十多岁上当团长？她比您还年轻呢，院长说，她早就是优秀的大夫了。”

“那就更可怕了，她的眉毛一定是竖着长的。”

二

直升机启动了，发出轰轰响声。郝顺子闭上眼睛，屏住呼吸，五脏六腑随着飞机的腾起顿时悠荡起来。她一面深呼吸，一面伸手在提包里找仁丹。同机的一位年轻军人递过来一瓶风油精，指指他自己的太阳穴。郝顺子当然明白他的意思。“谢谢您！”她微微欠起身。

这会儿，郝顺子好受多了。风油精在太阳穴上凉丝丝的，强烈的樟脑味闻起来满舒服。这时，同机的几个人有的在看杂志，有的在欣赏窗外的风景，没有谁同她交谈。其实，她很想同他们谈谈，这些人可不同于火车上的一些旅客。顺子不喜欢独自出门旅行，就是害怕他们。那些人总要不停地跟她说话。她太引人注目了。她并不漂亮，也不年轻，只是

那双莫测高深的眸子，使她显得非常特殊。别人在琢磨她，尤其是那些有夫有子的幸福女人，她受不了她们的盘查。

什么职业？唔，医生。看样子就像有学问的，兴许出过国。哟，这么简单的行装，就一只小皮箱，一定是经常旅行喽。孩子？爸爸带着？什么，没……还没结婚？

于是，她，郝顺子，一个了不起的女医生，原来是个不幸的女性。爱人去世了还是爱上了别人？要么，顺子本身是个冷酷的人。瞧那双出奇大的眼睛，还有那双手，敢拿着刀若无其事地在一个活生生的躯体上拉口子。她们皱起了鼻子，对顺子侧目而视。
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顺子压根不曾有过令人潸然泪下的爱情故事。她也不是冷血人。顺子爱玩，爱跳舞，也不反对交几个知心朋友。她个子高高的，身型颇像男孩子，肩稍宽，胯很窄，发式也很朴素，整个人有一种特别的风韵，即便是穿上军装以后。可妈妈一直责备她自作主张，医学院研究生毕业，已经分到了医学科学研究所，说不定有机会出国攻读博士学位，干嘛要当兵呢？三十二岁的人啦，总不该像十六岁的小姑娘那样做着浪漫的不切实际的事情。

顺子是相信自己的，正如相信七年前那次邂逅还会出现一样。

她愉快地穿上军装，翻着由管理科领取的一个军人所享有的东西：军被、大衣、挎包、水壶、毛巾、背包带……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：她好像早就熟悉它们了。是的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在战场上出生，就注定她的宿地将在那里。他曾经问过她，她的名字为什么叫顺子，“像朝鲜人”。他

大概想不到顺子真在一位善良的朝鲜阿妈妮家里生活过一年。他总是用眼睛直视顺子的眼睛，神态近乎放肆。说起他们的相识还很有点戏剧性呢。那时他不是军人，却有军人式的大胆。

“要我帮忙吗？”当时，顺子正吃力地挪动一袋大米。家里的公务员病了，毫无买粮经验的顺子想不到推辆自行车驮。她撩开挡住视线的散发，向上望去，一位小伙子站在她跟前，抱着双臂，黝黑的脸孔闪烁着微笑。他穿着运动服，身材高大，体格健壮。不知怎的，她本能地对他有一种信任感。长长的胡同他们一会儿就走完了。他们说了许多话。他夸这条胡同有着古老的北京特点。后来，他放下大米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是呵，假如他转过头，随她走进家门，呆头呆脑地听凭她介绍给她的父母，顺子会一百个瞧不上他。

几天以后，他们又在路上遇见了。

“您好！”他依旧那么兴致勃勃地看着她。

“您好！我应该再次谢谢您。”

“我怀疑到了礼仪之邦。”他头一歪，显出不耐烦的样子，“我在这里等了您一会儿了，我们认识一下吧，我是建工学院的学生，我想您也不会比我更不幸吧，一定也在某大学……”

顺子好像受了愚弄似的皱起眉，这人怎么这样自负？她忍不住奚落他一番：“我知道您想说我很幸运，因为自从大学生成了热门货，在街道上，公共汽车里总会出现一位温文尔雅的青年，一副眼睛，一本厚厚的英文书 and ‘May I help you?’ 这便是幸运之神在向姑娘招手。于是，香山、

长城、圆明园，还有那间十二平方米摆满书籍的小屋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他恶狠狠地打断她，拧着脖子说了声，“再见！”

顺子凝视着他宽阔的脊背，愣了好一会儿。

“不，我这是……为什么那样刻薄？他不会回来了，再也不会了……”

过了多久呢？顺子几乎忘了他的模样，只有在拨弄吉它时，在轻柔的乐声里，他的形象才浮现在她心头。

有一天，顺子又是拎了许多东西走在路上，他从后面赶上来，不声不响地接过她手中的网袋，像对老熟人一样朝她微微一笑：“没想到吧？”

顺子惊讶地望着他那套崭新的军装，耸耸肩：“好幸运，建工学院的大学生。”

他们没有走向她的家，而是拐进了道旁的陶然亭公园。顺子默默地跟着他走，完全听任头脑里模糊不清的意识的左右。她甚至恨起自己，她什么时候向什么人屈服过呢？

北京的深秋是美的。满地金黄色的落叶。他们站在落叶里，梦一般地相互对视着。一片叶子从树上飘飘悠悠地飞落到他肩上，顺子伸手拿开它。他握住她的纤长冰凉的手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郝顺子。”

“像朝鲜小姑娘，挺美的。你为什么不问我的名字？”

顺子抽回手，同时对自己说：“别向他投降。”

他转过脸。远处，一群孩子正在过“铁索桥”。这是仿大渡河上的铁索桥造成的，三条铁索在空中晃晃荡荡，那个最

小的男孩站在上面吓得脸色发白，另几个孩子在下面起哄。他将网袋塞给她，奔过去：“嗨，小伙子们，这样对待胆小的同伴可不怎么好。”

“我不胆小！”吓坏了的孩子大概不想在解放军面前当胆小鬼，挺了挺他的小胸脯。

“很好！”他严肃地望着他，“那么战士，勇敢地走过去！”他跨上扶梯，面对那孩子。男孩紧张地盯着他的脚尖，一步一步，终于扑到他怀里。他把孩子抱下来。

孩子们围了过来。

“叔叔，您打过仗吗？”

“问得对。真正的军人就应该去打仗。”

“您会牺牲的，阿姨怕吗？”他抱下来的小男孩惊恐地看了一眼走过来的顺子。

另一个稍大点的孩子打了这小男孩一下。

“和叔叔在一起的阿姨是不会怕的，要不怎么会和叔叔在一起呢？”

后来，他们朝回走去，他绷着脸：“你已经听到了，我马上要走了，去边境。”

顺子停下来，望着他。在那一瞬间，她真想冲动地……她不是一直希望，不，她已经想好了，他，顺子爱的人将是个勇士，在他出征的前一天，她要对他说：“我爱你，我们现在就结婚！”

可是，他的神态根本不是在等她做某种许诺。他歪着头，凝视了一会儿顺子幽深的眸子：“你知道，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的眼睛。”说罢，他走了。就这么自然地走了，迈着

军人式的稳健的步伐，好像他明天还会来一样。

几年过去了，他没再出现过。也许，不会再出现了。顺子的家也搬了。但顺子坚信着，几乎是乐观而倔强地坚信着，他一定会在某一天黄昏，神奇地，梦一般地出现在她身后，接过她手中的网袋，什么也不说，一切平静得如同丈夫和妻子一样……

直升机在山顶的小型停机场降落了。顺子走下舷梯，长时间地环视着四周。“真美呀，滇南！”她在心底感叹着，一个山和雾的世界！战争怎么会在这里发生？多么不应该，毫无道理。

她与同机的几位军人互道了再见。一个戴着白线手套的小战士迟疑地向她走来。他身后是一辆罩着伪装网的吉普车。

“是北京来的郝医生吗？”小战士讲一口顺子不熟悉的云南话。

三

吉普车在一排红砖小房前停下来。一路颠簸，顺子觉得身子像散了架似的。她拎着皮箱，摇摇晃晃地跟着小司机走进一间摆着七、八张木板床的大屋。时间是午后一点，屋里却不见一人。小司机给她泡了一杯茶，就出去了。一会儿，一个白大褂上溅满鲜血的瘦高个子进来了。他五十一、二岁的年纪，背稍驼，颧骨突出，头发灰白而蓬乱，眼睛在镜片后面没精打采地翻着。他一边朝里走，一边与外边的人讲着话。

“又跑了一个？当然，有团长做样子嘛，好，跑吧。天老爷，我管不了了。瞧，昨晚又送来六个。对，忙了一夜……”他一扭头，看见顺子，“北京的郝医生？欢迎！啊，对不起，就不握手啦。才下手术台，还没洗……”他毫无顾忌地仰着脖子打了个哈欠。“唔，你是先休息呢，还是听我介绍咱们院的情况？顺便说一句，我是院长。”

“您好。”顺子站起来。

“坐坐，天老爷！这儿不像北京，大家之间不必客气。死活说不定就在明天，这由弹片决定。您您您的！你是硕士？好，否则我可要抗议了，怎么把大城市来的年富力强的大夫都分给了别人，给我的尽是妇幼病残？这回你可以大显身手了，只是别想家哭鼻子。不过，这里简直连擦眼泪的时间都没有。要么，你还是先去休息吧，和外科护士住一起。至于说情况嘛，你是医生，这你懂，伤员，就是伤员，没别的。你除了下狠心锯下他的断腿，还得拿出笑脸哄他们，像母亲一样。当然，这个你就更拿手。好，你去吧，通信员会指给你地方。”说完，他坐在床上，身子靠在被垛上，蓬乱的脑袋垂在胸前。

顺子拎起皮箱，走到门口，除了几位匆匆走过的医生，哪里有什么通信员。她转回屋，院长已发出了低低的鼾声。一只苍蝇在他满是汗水的瘦脸颊上爬来爬去。

顺子只好自己去找了。

她忍不住想哭。前线的医院和她想的一点也不同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张主任病了返回北京，院里决定派一个年轻医生顶替他。顺子晚上十点敲开院长的家门，递了一份决心

书。院长在全院大会上表扬了顺子，又亲自送她去机场。这着实惹怒了一些人。“没想到我们的硕士原来是个英雄，这下更得院长器重了，日后提级什么的……”

女友们也纷纷讪笑她。但顺子全然不理睬，包括对院长的举动，也丝毫没受宠若惊。在她的心里，有一种温柔的、浪漫的东西激动着她，呼唤着她，她知道这是来自距北京一万多公里外的那块红色的土地。现在，她站在这块土地上，她的双足能够感受到在多雨的夏季里它的土质是那样松软温暖。她望着阴郁的天空和沉默的大山。高原的热风吹来，如同一股灼烫的气流在烘着她的脸颊。顺子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心里灰极了。

然而，她并不是孤独的。下午，顺子就和依丽成了朋友。另外几个小护士也围着顺子不停地嚷嚷。

“郝医生，你的个子好高嘛。”

“郝医生，你的北京话满好听的嘛。”

她们的云南话也很悦耳。顺子特爱听她们每句话结尾的那个“嘛”字，拖着长长的尾音。顺子试着说了一句：“你们的院长好不客气嘛——”她们哈哈大笑。末了，护士长告诉她，院长姓林，曾是外科的主治医生。“所以只晓得手术刀，连句像样的话也不会说，其实他是很看重你的嘛。”

“是的嘛，他还看过你在医学杂志上发的一篇论文。”依丽说。这个傣族小姑娘，黑黑的皮肤，光洁的额头，一双眼睛细长温柔。顺子常爱欣赏她，想像她那娇小纤弱的身段穿上筒裙的模样。她也爱笑眯眯地看着顺子，当顺子一坐下来，她就伸出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搂住她的脖子，毛茸茸的小